

20. 通道



据说，艾斯雷弗嘉岛上住着一位先知或龙使。这则传说十分古老，有些人说那人是女性，从古到今，历经世世代代，都是同一个人，不过尽管年岁已高，她仍一直是黑眼黑发。有人则说，岛上其实有个龙使母屋，母屋的上母则将自己身为龙使的任务传交给一代代的长女，如此不断延续下去。所有人都说，龙使早在她们母屋的上母时代之前就有了，能够见证这故事为真的人都已过世。据说，先知住在冰河里，唯有在外人前来向冰华致献供品时才会出现。如果人们带了活的动物来献祭，那么先知会亲手将祭物割喉引血，并将内脏掷到空中，让内脏蒸腾着体热，坠入坚冰之中。外来访客的命运，全视内脏落地的形状所显示的征象而定。在判读了征象之后，她便以冰华之名，将献祭的动物收走。

——扇贝所搜集的外岛故事

那扇门很隐密，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异状，直到弄臣走过去，我才看出那原来是一扇门。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叫他停下来。这要不是冰雪削成的门，就是门片上结了层层厚冰，厚到再也看不出门面是什么质料。门的转轴微微地从冰墙上突起，门上并无门把或锁头。这真的很诡怪。这门在我的腰部高度之处，开了一条细长的窥孔，我弯身一看，竟发现有个衣衫褴褛、全身是伤的男人蜷

缩在远处的角落里。那人瞪着我这个方向，但是他既没讲话，脸上也毫无表情。我忍不住激动地叫了一声，踉跄地从窥孔边退开来。

“怎么回事？”弄臣轻声问着，弯身去看。他伏在门边看了好一会儿，脸上尽是惊惧。最后他说道：“我们得想个办法把他们放出来。”

我立刻大摇其头，此时才想到该解释一下：“弄臣，这是不成的。我求你一定要相信我。他们都被冶炼了，尽管把他们丢下来不管似乎太过绝情，但我们若是把他们放出来，那不但危险，而且很残忍了。他们一放出来，就会抢夺我们的斗篷，或是毫无理由地追杀我们。我们说什么也不能把他们放出来。”

他难以置信地瞪着我，之后他平静地问道：“你并未看到那房里所有的人，对不对？谜语在里面，诏谕也是。”

我真的不想去看，但是我非看不可。我的心怦怦跳着，喘得很急，不过我还是伏在门边，往里头打量。

牢房中光线暗淡，跟走廊一样都是蓝光。我让眼睛适应一下，以便看清全室的状况。这房间是挖凿冰层而成的凹室，地上都是污秽的排泄物。房里有五个人，没有任何家具用品。其中四人占据了最易防守的角落，背靠着墙。诏谕因为受伤而变得虚弱，他匍伏在房间正中央。另外那四个被冶炼的人之所以不敢踏上前攻击他，只有一个理由：任何人若冒险走上前去，那么背后不免遭到别人攻击。囚室内的另外三人都是外岛人，看来非常饥饿，伤痕累累，衣服破破烂烂。谜语与诏谕原本穿的毛皮大外套已经被人剥走，即使如此，他们的衣着还是比其他人好上许多，至少他们脚上都还穿着靴子。我使尽浑身解数，以原智去探索他们，一心希望我多少还能知觉到，即使只有一点点也好，但是我却什么也没感应到。他们伏在地上，以野蛮的仇恨眼光瞪着其他人，看来根本连动物都不如。他们与世界、与社会的连系线，已经通通被斩断了。

我离开窥孔，无力地倒坐在冰地上，悲惨且恶心的感觉横扫过我心里。我本以为自己早就丢弃了那些惨痛的记忆，如今那些可怕的往事却又攫住我不放。我想弄臣可能不能了解我为何如此惊惧，毕竟他无法像我这样，深刻地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连系线。

“我们不能多少帮他们一点吗？”弄臣柔声问道。

我幽幽地笑了笑，咬紧牙关，不肯让那些可怕的情绪占据我的心灵。我不想把事情想得太深，早在多年以前，我就将这前前后后的因果脉络都想过，而且已有定论。这个课程我已经学会了，何必重新再拿这些来折磨自己？我干脆地说道：“我可以杀了他们……或许可以。这里面有四个人走动自如，尽管其中三人看来饿了很久，又很虚弱，但是我很早以前就已经知道，被冶炼的人若是集体行动，联手攻击我，会是什么情况——他们会联手打上一段时间，直到能拿到战利品为止。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他们联手把我撂倒之前，把他们统统杀掉。谜语可是打斗好手，而且他很健壮。”

“可是……那可是谜语跟诏谕啊！”弄臣对我恳求道。

这些道理，他应该是知道的。“弄臣，那已经不是谜语跟诏谕了。他们的身体还在，他们的五官衣着你都认得出来，但也只是如此而已。如今他们已经不在乎任何人、任何事了，他们唯一想的，就是生理的欲求。谜语会让受了伤的诏谕毫无招架之力地躺在那里吗？才不会呢。那人才不是谜语。他已经不是谜语了。”

“可是……我们总得帮帮忙呀！”他痛苦地低吟道。

我叹了一口气：“我们一打开那扇门，就非得把他们都杀了不可。他们会逼我出手，除非我甘愿让他们杀了我。”

“这么说来，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

我苦笑说：“当然有别的选择啊，只是都不是什么好的选择。要不就是我杀了他们，要不就是他们把我给杀了，不然，就是我们就此走开。”

一时间，弄臣站着，默默不语。良久，他才转开了头，慢慢地往前走，我也跟了上去。

这里的冰廊开始出现经常走动的迹象，地上走得比较平，也有些脏污处，冰墙则显得斑驳。我们又经过了好多间地牢，情况都跟第一间一样。虽然恶心又恐怖，但是每一间地牢，我都停下来，从窥孔看一看，只是我们再也不谈在地牢里看到什么样的人。有两间地牢最令人悲痛，里面分别关了一个女人和一

个小女孩。这两间牢房的地上都铺了干草，角落还放了床垫，显然是他们要让这两个囚犯活久一点。谜语、诏谕与同室之人的命运固然悲惨，这一女一小却更等而下之。那几个男人或许还会受更多折磨，不得速死，但是寒冷与饥饿会稳定地消磨人的元气，所以他们用不着受苦太久。但从那女人凌乱的头发与脏污的指甲看来，她已经在地牢里待上好一阵子了，如今她裹着一床污秽的熊皮毯子，蜷缩在角落里，茫然地瞪着墙壁。隔壁牢房里那个年约七岁的小女孩，则在抠着脚踝的厚皮。我从窥孔眺望时，那小女孩的眼神碰巧与我交会了片刻，她眼里只流露出无限的疲倦。

我们终于走完了地牢的长廊。接下来，走廊变得更宽，每隔不远就有个放光的圆球。这里的走道一样四壁都是冰，但不是随便敲出来的，而是细心雕琢而成，这里的圆拱通道因此格外晶莹优雅。此处地板很干净，上面还撒了沙子以防滑。走廊似乎较为古老，其设计目的像是为了方便让许多人同时来来去去，但是我们却一个人都没碰上。

接下来我们碰到一道岔路，有三条路让我们选。大走廊仍继续延续下去，但除此之外，我们左手边有一条宽广的走道，做了浅浅的台阶，一路往下，至于终点，则黝暗不可见；右手边是一道凿冰而成的楼梯，比较陡，不过左右两条路看来都比大走廊更为古老，且更常有人走动。弄臣与我停了下来，彼此交换了个眼色。

我站在左手边这条路的开口，耳里听到微弱的窸窣声，听来遥远，间隔长短不定。我将手拱为碗状，遮在耳后仔细倾听。过了一会儿，弄臣低声说道：“听起来像是下面有什么巨大的动物正在呼吸。”

我张开鼻孔，深深吸气。虽说吸这一口气，立刻使那声音变得模糊难辨，但是却也使我信心大增。“不对。那是浪花，那是海啊。这条路会通到海边。我们走吧。”

弄臣有如突然获得赦免的囚犯一般，脸上顿时绽放出光彩。“对呀！”他赞叹道，匆忙地走下那道宽广的楼梯。我跟了上去，拉住他的肩膀，将他推向弯道内侧。“你贴着墙边走。”我低声地叮嘱道，“万一下面有人上来，我们

才能多点时间应变。”我已经把我们唯一的武器，也就是弄臣的小刀，拿在手里了。

我们已经很累，也不知道已在这个冰河迷宫之中走了多久。这楼梯很宽，梯阶时深时浅。我们越往下走，海味就越浓，而空气也更加潮湿。冰面上渗出一层水，阶梯变得更滑溜、更难行走。之前有人在这台阶上撒了沙子，但是沙子化入了冰面里，且化得很不均匀，因此一不小心，很容易被滑冰裹起来的沙块给绊倒。我们不得不放慢脚步。不久，洞壁上蒙了一层水帘，连头上都有水滴下来。海水的味道更浓了，不过光线仍是那种无处不在的邪气蓝光。

我们走到了最底下，这才发现我们的希望都落空了。冰层尽头连着一片被人踏得很平坦的黑岩斜坡，黑岩斜坡上钉了几个铁钩，看来偶尔有小舟停泊在此。海浪扑来又退去，越打越高。最后一盏蓝球灯隐约地照出山洞洞顶很高，而且蒙上了一层闪闪发亮的冰。

“如果我们有船，又刚好碰上退潮的话，那我会冒险走水路试试看。”我说道。

“是啊，如果。”弄臣嘿嘿笑道。我惊讶地转过头去望着他。他的脸色真的很糟，不单纯因为蓝光之故。我本来单肩背着他的背包，此时他将背包拿过去，在湿滑的台阶上坐下来。一时间，他就像是抱着心爱娃娃的孩子，呆呆地抱着背包不动。之后他打开背包，在底部摸索了一阵，掏出一个扁酒瓶，拔开塞子之后，先把扁酒瓶递给我。

我接过来，掂掂重量，喝了不超过四分之一。这就是他带到我跟幸运住的小屋与我共饮的杏桃白兰地。我咽下一口夏日的暖意，然后张口呼气，品味着杏桃与友谊的滋味，将扁酒瓶递还给他。他接过酒瓶，同时给了我一块半个手掌大的黑色面包。我在他身边坐下来，慢慢地吃。这面包里有葡萄干和干果，既甜又浓郁，就是小了些，吃了更使我感觉到肚子有多饿。我们吃得很慢，两人都不发一语。等我把掌上最后一块面包屑也舔干净之后，才望着他。“上？”

“那条路也不通的。”他轻声说道，“你看看这个地方，再想想我们听过的那些外岛传奇。这里必是他们从冰下的水路来探访冰华的登岸处，而那道往

上走的小楼梯，必是通到冰华那里，不然还会通到哪里呢？”

“也许那条路一路而上，然后就出去了啊。”我顽固地说道，“不看一看，怎么会知道呢？说不定另外那条比较宽的路才会通到龙那里，这样才合理呀。”

他摇了摇头。“不对。如果人们偶尔能从冰面上看到龙，那么龙一定是在上面，所以一定是往上走的楼梯通到冰华那里。那条路是出不去的。”他也很坚持。他将头靠在冰墙上，“我是出不去的了。我早就知道我到了这里就出不去了。”

我撑着自已站起来。裤子的臀部都湿掉了。唉，真是太糟了。“起来。”我对弄臣说道。

“何必多此一举。”

“起来！”我坚持道。他还是不站起来，于是我抓住他的后领，一把将他拉起来。他倒没有抵抗，只是以哀怨的眼神望着我。“多年来，走得通的路走，走不通的绕路，我们也好不容易到了这里。如果我们的终点就在这里，就在艾斯雷弗嘉的冰河里，那么我可要好好瞧瞧那条害我们费了这么多力气来到这里的龙，而且不只是我，你也得去看看。”

这浅矮的台阶走起来累死人，更糟的是台阶极滑，走起来更加吃力，不过我们还是一阶阶地走上去，并跟刚才一样贴着弯道内侧的冰墙走，随时竖起耳朵听听有没有人从上面下来。海浪声越来越远，滴水声也逐渐淡去，最后我们来到观看龙的路与精美走廊的交叉口。我们等了一下，竖耳倾听，没听到什么动静。

我走得好累。我敢说现在一定已经过了该好好睡一觉的时候了。感觉上，我的脑子里好像塞满了嗡嗡叫的蜜蜂。弄臣的情况比我更糟。我们穿过走廊，钻入往上走的楼梯，他慢慢地跟了上来。这楼梯一路旋转而上，因此走上弯道之后，就算有人经过大走廊也看不见我们，而一到了这样的僻静处之后，我便拉住弄臣。“你现在就把剩下的白兰地喝了。喝了酒，看看能不能让你暖暖身，也让心跳加快一点吧。反正，与其让白兰地留在酒瓶子里，还不如灌到你肚子里，好处还多一点。”

“我可以坐下来吗？”他问道。

“不行。你这一坐下去，我说不定就拉不起你了。”我绝情地答道，但是他已经一屁股坐在台阶上。他再度拿起装着白兰地的扁酒瓶，拔开塞子递给我。这已经不值得争论了，我以白兰地润湿了唇之后，就吩咐他说：“都喝了吧。”

而他也就一口喝干了酒，接着他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把塞子塞好，将扁酒瓶收起来。“这好难啊。”他说道，听起来却不像是在对我说话，“如今我差一步就到了终点。我老早就预见了这一刻，只是一直都只看到朦胧的印象而已。现在我只知道我必须走下去，而我每每多走一步，就更接近死亡。”他与我四目相对，毫不惭愧地说道：“我很害怕。”

我笑道：“恭喜你，你总算有身为人类的体验了。走吧，我们去瞧瞧你费了这么大功夫抢救的龙，到底长得什么模样。”

“何必呢？去跟龙说我辜负了它吗？”

“很好，就照这样跟它说！我们已经尽了力，这点总该让它知道。”

这回轮到弄臣笑道：“它才不在乎呢。龙这种生物，才不在乎我们有没有善意，或是我们尽不尽力。冰华对于人类，只有鄙视，此外无他——况且它说不定根本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啊！果真如此，那对你我而言可真是崭新的体验呢。”

弄臣听得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笑了，并非放声大笑，而是人们心知这大概是死前最后一次跟好友分享喜悦的笑声。我们没醉，至少不是因为喝多了白兰地而醉。如果弄臣所言不假，那么我们已经饮下生命的最后一口残汁了，任何人若有此体认，必会掌握每一分每一秒的生命，好好作乐。

我们往上走。这楼梯越上去越窄，我不禁纳闷到底是什么疯子把楼梯做成这样，到底是有人把天然生成的裂缝开成楼梯，还是说，这楼梯或宽或窄，全凭雕刻者的刁钻癖好？其中有一段楼梯的冰壁上刻了浮雕作为装饰，但是已经抹去，可能是有人刻意为之，如今只剩下小块片段看得出这里是腿，那里是手，又有一处是女人的唇与下巴。我开始痛恨一脚高一脚低，难以行走的状况，因为我的靴子只剩下一只，另一脚只穿着裹了冰的袜子。我们停下

来休息时，我让弄臣坐下来。他靠在冰墙上，看起来像是累得打盹，但是我一发现泪水从他脸颊上滑下来，便催他站起来。“伤心无用。站起来，我们要继续上去。”

我的话虽严厉，口气却很温和。他听了点点头，撑着让自己站起来。我们继续往上爬。这旋转楼梯像是梦魇，老是没有个尽头。那些淡蓝的圆球无法照亮这旋转楼梯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楼梯间由蓝转白，或是由白转蓝的时候，八成就是要转弯了。说真的，此地虽冷，但是美得令人赞叹。我们爬得更慢了，休息一下，又继续往上爬。我们已爬了很高，感觉上，我们好像一定马上就要突破冰面，最后我们来到一个四壁都是冰的平坦瞭望室，并且看到了龙。

黑龙与我们之间隔了一层厚厚的冰，我们看到的是冰华朦胧扭曲的身影。但即使如此，它看起来还是很惊人。瞭望室与冰华平行，而我们则沿着瞭望室从头到尾走了一趟。冰华的身长超过两艘船，翅膀收在身侧，尾巴往后卷，脖子很长，头往后仰，因此我们看不见它的头。我们敬畏地凝视它。在弄臣的眼里显然可见他有多么痛心。龙的生机无远弗届，几乎淹没了我的原智知觉，我从未跟体型这么大的自然生物如此靠近过。然后我们看到一个一路通往黑龙胸前的粗糙的隧道。我弯下身一瞧，只见这隧道终点幽暗一片，必是通到龙身边。我吸了一口气，对弄臣说道：“你的古灵灯笼借我。”

“你要进去？”

我无法开口说出我非得进去不可，只能慢慢地点头。

“那我跟你一起去。”

“这隧道太小，容不下两人。你待在这里休息吧，我出来再把我去看到的告诉你。”

弄臣看来已经累得无力，但是他又很好奇，最后他放下背包并打开，一边将灯笼递给我，一边说道：“还有两块面包，现在吃吗？”

“你先吃，我回来再吃我那一份。”光是提到食物，就使我一下子分泌了大量唾液。我突然想起阿憨，他是否已跟切德和晋责技传，还是仍然痴痴地等着我们两人归来？他是乖乖地待在安全的雪橇上头，还是为了追我们而掉了

冰缝里？我甩开这些无谓的念头，将弄臣递给我的灯笼打开，灯笼放出奇特的绿光。

“别去太久。”弄臣在我钻进隧道时叮咛道，“要把你看到的告诉我喔。”

这隧道很低，无法站直了走，所以我是一边用手将小灯往前推，一边往前爬。我一钻入地道，瞭望室的蓝光就越来越暗，过了不久，我就只能靠着绿光映照冰壁了。龙的臭味越来越重，我不但闻到它的气味，慢慢地，感觉周遭都是它的气味。我小时候曾经好奇地抓了一窝束带蛇养大，如今这味道倒跟蛇味颇为神似。隧道越来越窄，挖隧道的人似乎一心只想赶快挖到龙的身边，甚至顾不得把隧道挖得宽窄一致。

隧道的尽头就是龙的身体，体表上覆满了闪闪发亮的黑色鳞片，最小的鳞片也有我张开的手掌那么大。附近的冰地上有张卷起来的毛皮，里面整齐地包了各种工具：各式刀刃、钻子、木槌和铁撬，另有两个刀刃已经敲坏，钝掉的工具则被丢在一旁。我看得肚腹恶心翻腾，这场面证实了我原先的猜测：之前的确有人从这隧道爬到这里，想尽办法要置龙于死地。

看来那些人是白忙了一场，因为冰华的鳞片十分厚实，虽然有些鳞片遭火烧炙，但是没有一样铁器能够刺入鳞片下的血肉。有个金属的插销仍插在重叠的黑色鳞片之间，将鳞片抬高起来，露出看来柔嫩的皮表。我将灯光凑近一瞧，原来厚鳞之下，还有一层奶油色的鳞片。一支像是冰钻之类的东西插入了奶油色鳞片下有如皮革一般的表皮中，但是既没有流血，也没有流出什么体液。据我猜测，这一招大概就像是把刀刃插入马蹄中一样，根本就没用。尽管如此，看了这种残忍的卑贱招数仍令人气愤。

黑龙仍然健在，而之前有人像蛆虫般钻到这里，想要趁着它无法动弹之际，进逼它的核心，取了它的性命。

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这支冰钻拔了出来，幸亏冰华天生有层厚重的盔甲保护它。我又拿起槌子，从插销侧面大力敲下，总算把插销打掉。插销打掉的那一刹那，周遭的鳞片一起收紧起来。霎时间，在我的原智知觉中，冰华的生机不断高涨，但是下一刻又突然消逝。我面前这一片覆着鳞片的身体简直是

铜墙铁壁。我迟疑了一会儿，最后忍不住伸手拂过龙鳞。鳞片与鳞片彼此交叠，盖得紧密，就连指甲也抠不进去。此外，鳞片非常冷，就跟包裹着黑龙的坚冰一样寒冷。

我退出去的时候，连那一卷邪恶的工具也一起带出去。我必须倒退着爬出去，隧道里根本没有回身的空间。等到我退到瞭望室的时候，早已满身大汗，同时被龙的爬虫类臭味熏得不太舒服。

弄臣坐在瞭望室尽头靠近龙头的那一端睡着了。他的腿收在胸口上，头枕着膝盖，金黄色的头发散落下来，遮住了他的脸庞。看来他的疲惫战胜了好奇心。我在他身边的地上坐下来，背靠在冰墙上。睡着的弄臣喃喃地不晓得说了什么话，之后凑了过来，靠在我身上。我叹了一口气，也不叫醒他了。我心里想着，那些想要对龙的的心脏下手之人，为什么没有在瞭望室的这一头凿个洞，直通到龙头那里。难道说，那个恶棍唯恐封藏在冰层中的冰华还能耍什么手段来保护自己吗？

我抬头望着头上深邃无底的深蓝色冰顶，仿佛在凝视着深海。我告诉自己，晋贲王子跟他的原智小组就在上面的某处挖冰。我开始想道，把晋贲与我们隔开的这一层冰，不晓得有多厚，弄臣与我得坐在这里等上多久，才会听到并看到他们掘冰的进度？我敢说一定还要很久，我既没有听到铲雪的声音，也没有听到人声，而且我头顶上的冰层毫无崩裂的迹象。他们大概还在世界的另外一头吧。

我挪了一下，靠弄臣近一点。由于他的身体挡着，所以我那一边身体的体温不至于消散得太快。我又累又饿，便从毛皮卷中抽出一支工具，从墙上凿下一小块冰，接着吮冰化水以止渴，又把古灵灯笼收回弄臣的背包里。我找到他留给我的那一块面包，拿起来吃了。那面包真是好吃，就是太小。然后我将头靠在他头上，闭眼休息一下，最后大概是睡着了。

我因为身体发颤而惊醒，全身的骨头抖得像是脱离骨节似的，连伸展一下都痛得不得了。正当我用力跺脚，打着手臂，希望让手脚恢复知觉时，弄臣慢慢地滑了下去，躺在地上。我在他身边跪下来，用僵硬得无法动弹的手掌碰

碰他。他的脸色死灰，后来他低低地呻吟一声，我才放下心。“起来。”我压低了声音对他说道，心里则诅咒自己怎么笨到在这么空旷开阔的地方睡觉，若有人从楼梯上来，可不就在我们睡得不省人事之时把我们逮个正着？“走吧。我们得走了，还得想办法找个出路。”

他百般不情愿地呻吟几声，蜷得更紧了。我又气又绝望地推推他。“我们不能现在放弃啊。弄臣，起来，我们得走了。”

“求求你。”他低声说道，“让我静静地毫无知觉地死吧。”

“不行。你起来。”

他睁开眼睛。他大概是从我的脸色看出，我绝对不会任他在此安宁地死去，所以他像木偶般僵硬地将身体伸展开来。他将双手伸到眼前，呆呆地望着。“我感觉不到自己的手。”

“你起来动一动，手一会就会恢复知觉的。”

他叹了一口气。“我刚才做的梦好极了。我梦见我们两人死在这里，然后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了，人人都认为我们已经尽了力，错不在你我，还说了我们不少好话。”他将眼睛睁得更开了点，“你刚才是怎么坐起来的？”

“我不知道。要坐起来，就坐起来了啊。”我很不耐烦。

“我在试了嘛。”

于是弄臣试着让自己站起来，而我则将在隧道另外一头的见闻告诉他。他看到我带回来的工具包，不禁打了个冷颤。我每多说一句，弄臣就多一份生气，最后他终于站了起来，歪歪扭扭地走了几步。我们两人都冷得发颤，但至少我的手已经多少有知觉了。我粗鲁地用我的手摩擦弄臣的手，尽管他因手摩得疼痛而抗议，但也没停下。等到他的手能够开合自如之后，我便交给他一把小刀。他以古怪的姿势握着刀子，但是我叮咛他随时要准备把刀子拿出来用时，他还是点了点头。

“等我们下了楼梯之后。”我以轻快的声音，掩饰这一趟路的重重困难，“就沿着大走廊往前走。现在大走廊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

“蜚滋。”弄臣诚挚地起了个头，但是他一看到我的脸色就住口了。我知

道他一定是要告诉我，我们没有希望。我对龙望了一眼，算作是道别。它又沉眠了，如今我以原智也感知不到任何一丝生机。为什么？我无言地对它问道。为什么你会在这里，为什么艾莉安娜又非要取你的头不可呢？之后我转过头去，背对黑龙，弄臣则跟在我后面，走下这一道漫长的楼梯。

下一趟楼梯比上楼梯更糟糕。我们还是又累，又饿，又冷。我不知道滑倒了多少次，而平常那个优雅的弄臣，则姿态全失地踉跄地跟在我身后。我一直希望我们会碰上正好爬上楼梯，要上来折磨黑龙的人，但是楼梯间依旧漫着蓝色，既冷且静，对于弄臣和我的痛苦无动于衷。我们口渴的时候，就从墙上凿下几块冰来吮着。这是我们唯一的宽慰。

最后我们终于走到楼梯底。从弯道一出来，便正对着大走廊，感觉上颇为突然。我们屏住呼吸，伏在最后的转角窥探大走廊的状况。我感知不到这附近有什么生物，但是我们先前发现地牢里有不少被冶炼过的人，而我就算以原智也感知不到这种人，所以要特别小心才是。走道空旷寂静。“走吧。”我小声说道。

“从这里是出不去的。”弄臣以平常的语调说道。他那金色皮肤底下漫起一抹不健康的黑灰色，仿佛他的生机已经开始消退，他的声音也死气沉沉。“这走廊会通到那女人那里去，一定是这样。如果我们顺着走廊走下去，就等于是去送死。倒也不是说我们除了死之外，还有什么选择。你先前不是说了吗，有时虽有选择，但是所有的选择都很糟。”

我叹了一口气：“不然怎么办呢？往下走到水边，盼望有人驾船来，而且我们还能抢在他把我们杀了之前，就先把他给杀了？还是回到地牢那边，献给那些被冶炼的人？或者是一路走向黑暗的冰缝那里？”

“我想——”弄臣犹豫不定地说了这两个字便僵住了，我急转过身去看他在指着我身后的什么东西。弄臣喘息道：“黑者！”

就是那个人，他就是之前阿瑟与我曾经一瞥的人。他站在我们前方宽广的大走廊转角处，环手抱胸，像是在等着看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注意到他。他一身黑色打扮：黑色束腰外衣、黑长裤、黑靴子，一头黑色长发、黑眼黑肤，全身

上下都像是用同样的黑色材料敷上去似的。我的原智跟之前一样对他不起反应。他站着凝视我们，接着便转过身，敏捷地走开了。“等等！”弄臣叫道，拔腿追去。我不知道他哪来的力气，竟然还跑得那么快，但是我也跟在他身后追了上去。不过我那麻木的双腿每次打在冰地上时，都震得很难受。黑者回头看我们一眼之后就快步逃走，他跑起来似乎一点也不吃力，但是却没有跟我们拉开距离。他跑起来寂静无声。

弄臣快跑了一阵，但在爆发出来的精力用完之后，便突然慢了下来。黑者还是没有拉开他与之间的距离，他照样待在我们前面，有如幽灵一般，看得到，但是追不上。尽管我跟在弄臣后面追他的时候大口喘气，却闻不出他有什么味道。

“他不是真人！他一定是什么魔术幻象。”我喘着对弄臣说道，同时努力说服自己事情的确如此。

“不，他很重要。”弄臣的呼吸声很尖锐，他现在已经跑得踉跄且勉强了。他抓住我的袖子，在我身上靠了一下，接着强迫自己站挺，继续往前走。“我感觉得出他很重要，我从未碰过这么重要的人。求求你，蜚滋，帮帮我。我们一定得跟着他。他要我们跟着他，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我的确看不出来，我只看得出我们一定追不上他。我们喘着气、晕头转向地追着他，虽然从未追上，但是他也不曾跑得不见人影。他带着我们在走廊之间穿梭。这些走廊越来越豪华宽广，我们穿过的冻冰门楣上，还雕刻着藤蔓与繁花。黑者并未左右张望，也不让我们有多余时间探看四周。我们经过一个繁复华丽的冰雕大喷泉，喷泉的水柱像是瞬间凝结成冰，冻结为永恒。我们在这个豪华冰殿的雅致宽广走廊中来去，但是我们不曾看到任何人影，也没有感到一丝暖意。

我们慢了下来，连走也走不快了，每次黑者一转弯，都得再冲个几步，才看到他走向何处。弄臣与我都喘不过气来，所以我根本不可能问他。据我猜测，他大概什么也不想，一心只想追上黑者，我就算问他为什么要追也没有用，即使我问出口，他也不会回答。我的嘴很干，心跳得很急，但是我们仍继续追



下去。黑者毫不停留，似乎对于这些繁杂的通道了如指掌。我既不晓得他要把我们带到何处，也不晓得他为什么要将我们引到该处去。

接着黑者便将我们引入了埋伏之中。

我认为是黑者将我们引入了埋伏。他再度转了个弯，当弄臣与我连忙拖着脚步赶上去，以便看清他的踪迹时，却在一转弯处就迎头撞上六个武装士兵。我一眼瞥见黑者已在走廊的尽头，跟我们离得很远。他见状停下脚步，但是那几个武装士兵惊讶地叫嚷出来，并朝我们扑上来之后，他便消失了。

我们连抵抗的力气都没有。我们跑得太远，饿了太久，水喝得太少，连睡眠都不足，此时的我连生气的兔子都打不倒。他们逮住弄臣的那一刻，他顿时失去了一切生机。他的刀子从毫无知觉的手中掉了下来，嘴唇微开，连叫都没有叫。我将刀子插入第一个朝我扑过来那人的狼皮外衣中，刀子继续留在原处，那人则照样把我扑倒。

我的后脑勺重重地撞在冰地上，眼前冒出白光。

21. 苍白之女的领地



白色先知的这个信仰，从未在北方的国度赢得众多信徒，但是有一段时间，这个信仰是在遮玛里亚宫廷中广受欢迎的余兴活动。沙崔甫·伊司克列大君就对预言书非常着迷，不惜重金搜购那些难得的手抄本。大君将这些珍贵的典籍交给莎神的祭司们保管，祭司们则据此多誊写几本，以供大君之用。据说，大君使用预言典籍的方式是这样的：他先以供品祭拜莎神，接着提出问题，再随意从众多典籍之中选出一节，然后就这一节预言沉思冥想，直到贯通为止。

既然上主有此雅兴，沙崔甫·伊司克列大君的朝臣们便群起效仿。他们也搜购了白色先知的预言书，按着大君的做法，从书中随意抽出一节来冥想。一时间，这个风气横扫全国，但最后莎神的总祭司昭告国人，说这是崇拜邪神，同时亵渎了莎神，于是这个热潮再度转淡。在总祭司的坚持之下，所有白色先知预言书都被销毁，或者送交给祭司院严密保管。

不过仍有人谣传，就是因为沙崔甫·伊司克列大君对白色先知预言书颇为爱好，所以那一名年纪很小、白发白肤的男孩在舌战群雄、得见大君一面之后，才赢得了大君的赦免。白色先知预言书的章节，那男孩随手拈来，记得丝毫不差，令人佩服，再加上那少年当场口译了几个章节，更使大君深信，预言书的

这几个片段，早就预言到大君会出手援助这个少年了。最后，大君便让那少年登上一艘前往恰斯国的奴隶船离去。

——作者不详，《南方各国的宗教教派》

我中间曾两次醒来，但是直到第三次，我才能凝聚心神，不让自己再度失去意识。第一次醒来时，我被人拖着走，两人各拉着我的左右手走过坚冰的长廊；第二次醒来时，我感觉到我俯卧在地，有人在将我的手腕绑在身后；第三次醒来时，我又被两个侍卫拖着走。这一次，我咬紧牙关，无论多么痛苦，都不让自己再度失去意识。

他们拖着我走进了一处富丽堂皇的宫殿。此地乃是凿空冰河所成，支撑着挑高屋顶的是一列列蓝色的大冰柱，冰墙上处处是同一名女子的巨大浮雕。浮雕上的女子或是一手拿剑，一手持弓，站在船头上，头发被大风吹起；或是站在败战的敌人尸堆上，脚踩住一名男子的咽喉；或是坐在王座上，伸出一指，断定匍伏在她身前的可怜虫该生或该死。浮雕上的人都比真人大上许多倍，高高地耸立在我们头上，看来狰狞且无情。我们已经进入苍白之女的领地了。

即使在她自己的领地上，她仍然有个大敌。大殿的玻璃天花板上方，隔着朦胧的厚冰之外，依稀可见到黑龙的外形，那就是她的大敌，同时也是我们远渡重洋而来的目的。我们在大走廊里走了这一回，最后是来到了黑龙之下。我心里好奇，如果凝视着天花板，能不能看到一方光亮的长方块，也就是我们费尽心血往下挖掘的坑洞？不晓得如今他们是不是仍然为了挖到黑龙身旁而撬冰掘冰？就算我大喊大叫，对他们而言也不止是一层，而是三层城墙之外的声音，无论如何是听不见的。

我们被人架到大殿上时，几十名苍白之女的手下聚集在大殿上监视。蒙霜的铁链吊着许多硕大无朋的白色圆球，使得整座大殿荡漾着很不自然的蓝白色光芒。这冰宫之宽阔高耸前所未见，将苍白之女手下那些披着厚重毛皮的外岛战士，衬托得像是侏儒一般。我们被人拖着经过那些外岛人面前时，他们沉默

不语，表情呆滞。他们染着大块黑墨，遮去了原有的氏族刺青，其中少数几人已经刺上龙或蟒蛇，以示效忠新主。他们望着我们的眼神既无怜悯也无仇恨，连好奇都称不上，非常平淡，没有任何激昂的情绪。他们眼里的那种死寂气氛，已经远超过绝望，而是受虐动物常见的强忍着任人宰割的程度了。在我的原智知觉中，这些人是模糊不明的。据我猜测，大概是苍白之女已经发明了不完全冶炼的做法，而这做法抹去了他们的人性，却又让他们残留着一点畏惧，以便受她奴役指使。这里面有一个人是我认得的，那人就是汉佳，那个曾经以贵主侍女的身份前往公鹿堡的女子，如今站在人群中，眼神跟其他人一样冷漠。

我转过头去看个真切，果然是她没错。她离开公鹿堡之后，直到今日之前，我又见过她两次，一次是在公鹿堡城，我差点被花斑子杀掉之际；另一次是在玛烈岛，当时她鬼鬼祟祟地躲在山坡上看着王子与贵主骑小马。她到底是什么身份，怎么会出现在这一切场合之中？我百思不解，但是我突然想到，她一定一直都是苍白之女的手下。看来不只是我处境危险，连王子也很危险。

我努力伸出双脚点地，但是架着我的侍卫走得很快，我跟不上，只能踉跄地拖拖走走。最后他们终于停下来，强迫我在苍白之女面前跪下。我并未多加抵抗，我的头仍然很晕，不管是坐卧跪躺，我都要趁机休息，好让自己在静止之中恢复力气。我试着转过头去看看弄臣。虽只一瞥，但已足以见到他的头无力地松垂，任由左右的侍卫架着他们在他们的统治者面前跪下来。此时有个人用力甩我一巴掌，叫我乖乖地望着前面。

苍白之女白肤白发，一如当年的弄臣，她的头发垂在肩上；她的眼睛是无色的，跟弄臣小时候一样；五官也如弄臣一般俊美，只是有着女性柔和的线条。她的美，超脱了尘世，冷漠得像是周遭的坚冰。她的王座乃是坚冰雕成，上面重重叠叠地铺着白熊皮、白狐狸皮，以及垂着黑尾巴的白鼬皮。她穿着纯白且毫不掩饰女性曲线的羊毛袍，脖子上戴着一条象牙花串成的项链，花心里镶着闪闪发亮的钻石；她修长的指头放在铺着毛皮的王座扶手上，指头上戴着银戒指，每个银戒指上都镶着晶亮的白色宝石。她俯瞰着跪在她面前的我们，眼里既没有欣喜，也不感意外。也许她跟弄臣一样，都早已预知事情总有一天会演